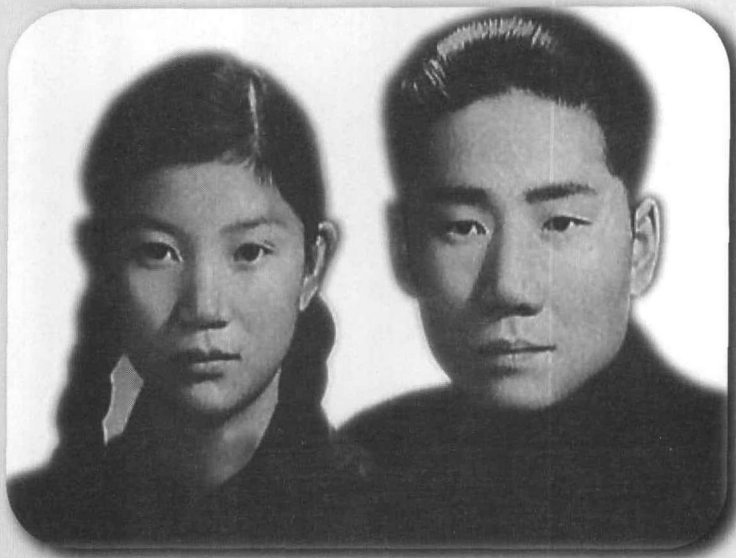


告诉你

一个真实的 毛岸英

——访毛岸英妻子刘思齐

■ 本刊记者 束华静



毛岸英和刘思齐结婚照

在同龄人中,有毛岸英那样曲折经历的非常少见。他先后流浪、留学和在东欧参战,并在国内学农,参加土改,到工厂当干部,参加志愿军,最后牺牲在美军投下的燃烧弹火海中。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的后代,毛岸英是光辉的榜样。在有着千年封建血统观念的中华大地上,毛岸英走过的人生道路格外令人敬佩。然而,几十年来外界对他却有很多有失偏颇的传言。对此,有一个人很痛苦、无奈而又迷茫,她就是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几十年来,她多次要诉说真相,却往往欲言又止。2012年岁末的一天,经友人引荐,记者来到北京,看望正在住院的刘思齐。在两个半天的交谈中,我们走进了那个光环笼罩下的家庭,了解当年的故事,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毛岸英。

毛泽东认刘思齐作干女儿

1950年10月14日的傍晚,夕阳如血。10月8日跟随彭德怀去沈阳、安东做抗美援朝出征准备工作的毛岸英在这天回到北京,此番回来,只能停留一天,次日又要返回东北。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挤出时间去跟同事、亲友们告别。

北京的大街上人车川流不息,毛岸英骑着自行车穿行其间。他先赶往北京机器总厂与同事们告别。在这里,工人们只知道这位身穿旧军装的“进城干部”姓毛,只知道平日最苦最累的地方都有他的身影,如给机器浇冷却油,帮铸工抬砂箱、装砂子等等,却没人知道他的名字,更不知道他是毛泽东主席的儿子。

离开工厂后毛岸英又看望了几个同事和亲友,等他赶到帅孟奇家吃晚饭时天已黑了。饭桌上,帅妈妈做的湘菜很合岸英的胃口,但气氛却沉闷至极。知道岸英要奔赴战场的帅妈妈除了不时给岸英添饭兼菜,很少说话,毛岸英也没有过去的话多,只顾闷头往嘴里扒饭。临别时,帅妈妈把岸英送到大门口,一直到看不见自行车的影子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房间。

大街上车水马龙,毛岸英用力蹬着自行车,他要赶去北京医院看望住院的爱人刘思齐。秋风瑟瑟,这一路上,毛岸英满脑子都是新婚刚一年的妻子……

刘思齐,又名刘松林。父亲刘谦初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干部,上世纪30年代初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时,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于1931年4月5日英勇就义,年仅34岁。刘思齐的母亲张文秋,1926年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与毛泽东、杨开慧相识,结为革命战友,后一直在党的重要部门工作,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8年,刘思齐跟母亲一起到了延安,在延安读小学。她天真活泼,喜欢唱歌、跳舞,于是被选中扮演话剧《弃儿》中的小主角,加上刘思齐有着与剧中小女孩类似的经历,为此她演得非常投入,因而也非常感人。

当演到一对革命夫妻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在寒风中奔走呼喊着“妈妈!妈妈”时,被剧情感染的毛泽东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的三个儿子在杨开慧牺牲后曾流落街头,其中最小的儿子岸龙再也没有回到他的身旁。看着这样的剧情,父爱的情怀在毛泽东心头激荡,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小演员,脑海里不断幻化出儿子们饥寒交迫流落街头的惨状……

闭幕了,毛泽东把小演员叫到身边,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她腼腆地答道:“我

毛岸英和刘思齐相知相爱

1946年毛岸英结束留学回国,来到了延安,此时的刘思齐刚从新疆出狱回到延安——这是他们初次相见。1948年毛岸英从山东来到了西柏坡,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编辑助理。正巧,就在这时,刘思齐来西柏坡看望母亲张文秋。她在一个下午去看望毛爸爸,在那里又遇见了毛岸英——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这时18岁的刘思齐,梳着两条辫子,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毛泽东留她吃饭。那天晚上,毛岸英跟她一直谈到11点多。此后,刘思齐在西柏坡住了近一个月,跟毛岸英有了很多次的接触,彼此产生了感情。

开始,刘思齐对她和毛岸英之间的这段感情还有些疑虑,认为毛岸英是在苏联留学吃过“洋面包”的高材生,而自己因为被敌人关押在新疆监狱四年耽误了学业,只有初中文化。她总觉得两人之间有一些差距。

毛岸英看出了刘思齐的想法,感慨地对她说:“你

还没出世就同妈妈坐过牢,到新疆后又被反动派关押了近四年,我是八岁和妈妈坐牢;你的父亲为革命牺牲了,我的母亲也为革命牺牲了。其实咱俩没有差距,都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啊!”共同的遭遇使得毛岸英和刘思齐的心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爱情,最终确立了关系,即便分开时也常鸿雁传书,倾诉心中对彼此的牵挂。

1948年7月,毛泽东发现长子爱上了自己的干女儿思齐,他很满意。于是,他邀张文秋

见面,跟她商量这桩亲事:“听岸英讲,他和你的大女儿思齐很要好,他很爱思齐,他们要求订婚,我同意,现在就看你对这个女婿满不满意。”张文秋笑了笑,说:“他们通了很久的信,我是知道的,现在他们要求订婚,主席同意了,我非常高兴。不过,我担心思齐年轻幼稚,配不上岸英。”

毛泽东说:“我看思齐比较懂事,她年纪虽轻,但



毛泽东和孩子们在一起(1949年春)。右起:毛泽东、李讷、毛岸英、刘思齐

叫刘思齐。”毛泽东问:“你的爸爸、妈妈是谁呀?”她指向继父和母亲:“那是爸爸、妈妈。”毛泽东先是一愣,那不是战友陈振亚和张文秋夫妇吗,继而严肃地向两人交代:“这是烈士的后代,我们有责任好好教育她。”毛泽东弯下腰来问她:“我做你的干爸爸,你做我的干女儿,好不好呀?”此后,刘思齐就成了毛泽东的干女儿,并成为毛家的常客。



身穿苏军军装的毛岸英

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她是烈士的后代，是我的干女儿，我很喜欢她。”张文秋应道：“将来思齐和岸英能结合在一起，做主席的儿媳妇，经常在主席身边受教育，会非常幸福的。”于是，毛岸英和刘思齐正式订了婚。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参加婚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北京街头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氛围。这时，岸英和思齐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自己的婚事。10月15日晚，中南海丰泽园，喜气洋洋，毛泽东准备了三桌酒席，7时许，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陆续前来。大家谈笑风生，都夸岸英和思齐是一对郎才女貌的好夫妻，祝愿他俩婚姻美满，白头偕老。毛泽东欣喜地拉起思齐的手，慈爱地说：“你今天是新娘子，成了大人，不是小孩子了。你过去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成了我的大儿媳妇，我祝愿你和岸英和和美美，共同进步……”

婚宴结束后，毛泽东拿出一件半旧的黑呢子军大衣，递到毛岸英手里，说：“我没有别的礼物送给你，这是我赴重庆谈判时穿过的大衣，后来未曾动用，现在送给你。”岸英接过大衣，毛泽东看了看一旁的思齐，觉得好像儿媳没有礼物，就补充道：“这样吧，白天岸英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被子上，思齐也有份了。爸爸欠你们的太多了，只要你们幸福，我也就别无遗憾了。”

毛岸英抱着父亲赠送的最贵重的礼物，带着参加

婚礼的宾客来到东城区朝外大街的新房。那是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特意为他们腾出来的一间办公室，就作为毛岸英夫妇的新房了。新房门上贴着大红“囍”字，房间里主要的生活用品就是一张木板床，上面的两条被子中有一条是刘思齐作为嫁妆带过来的。

这就是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儿子的婚礼，与一般平民百姓一样简单、朴素。但这两个从小受苦受难的孩子都很满足，因为自此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可以开始稳定的生活。

自此一别成永诀

昏黄的路灯光在秋风中摇曳着，长长短短地拖拽着毛岸英的影子。岸英心想，和思齐结婚就快一年了，可这一年中，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却很少。思齐平时住校，只有周六才回家；自己则要出差、出国、住工厂，东奔西忙，两人难得见上一次面。本就是聚少离多，现在又分别在即，这次的分离时间肯定会更长，但出国作战是军事机密，不能随便透露，岸英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

住院部静悄悄的，毛岸英敲了敲病房门，不等里面回答便推门而入，他走到病床前的凳子上坐下，拉起思齐的手问道：“这两天好点没，伤口还疼吗？”“这么晚了你还过来，我现在没那么疼了，好多了。”刘思齐放下手中的书说道。

毛岸英心疼地看着思齐：“你连做两次手术，现在肯定很虚弱，要多吃东西补充营养啊！”说着顺手从病床上拿起书，“你在复习功课？”刘思齐点点头。“现在全国解放了，我们也有了稳定的生活，你一定要珍惜学习的机会，坚持完成学业。思齐，我最近工作特别忙，前两天出差刚回来，明天又要出去一趟。”

刘思齐躺在病床上，听说丈夫还要出差，不能陪伴自己，无可奈何地问：“这次又是去哪里？”毛岸英紧紧握着妻子的手：“思齐，我这次要去个很远的地方，那里通信不方便，如果你没有收到我的信，也不用着急哦！”

刘思齐点点头，两人都没再开口。过了会儿，毛岸英摇了摇刘思齐的手，问道：“思齐，你知不知道有个朝鲜半岛？”“朝鲜不是在打仗吗？这两天报纸上广播里都在讲这个事儿。你问这干啥？”刘思齐露出一丝惊异。

“嗨，我没有别的意思，是在考你的政治呢！”毛岸英急忙掩饰道：“思齐，你出院以后每个星期六都要去看望爸爸，不能因为我不在家就不去了。我不在家的

时候,你这个嫂子也要多关照一下岸青,俗话说‘长兄为父,老嫂比母’,你还有妈妈照顾着,但岸青就不同了,能答应我吗?”

温顺的思齐点了点头。两人就这样坐着,直到夜半毛岸英起身离开。离开医院,毛岸英还去看望了岳母张文秋,天将亮时,他又来到菊香书屋,陪伴着父亲和弟弟直到天亮。

毛岸英于1950年10月19日随志愿军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担任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他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生活在一起。

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成了美军重要的轰炸目标。11月25日第二次战役开始,因志愿军司令部所在的大榆洞发报甚多而被美军测出,被认定有重要机关并派飞机前来轰炸。中午敌机空袭之后飞走了,毛岸英从防空洞里跑回作战室,和已经在里面的高瑞欣等人一起收拾机要文件和电报。

不料,飞远了的敌机又突然调过头来,向志愿军总部驻地俯冲,倾泻汽油弹。顿时,志愿军总部一片火光!当时,毛岸英等四人在木板房中。燃烧弹落下瞬间,形成上千度高温。有两人先后逃出,随后,木板房便化成灰烬。事后,在两具遗体中,依据一块苏联手表的残壳,才辨认出毛岸英的遗体。

岸英牺牲的消息主席瞒了她三年

毛岸英“出差”后,刘思齐照常学习生活,每周都去看望爸爸和岸青,但心中免不了对岸英的思念。每次见到毛泽东,思齐都要询问他有没有岸英的消息、岸英为什么还不来信。事实上,毛泽东早已知道毛岸英牺牲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独自承受着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一直瞒着儿媳,以便让她安心学习。遵照毛泽东之嘱,四周的人都对思齐封锁消息。

直到1953年初,摄影记者侯波带来一张毛岸英身穿朝鲜人民军军装的照片,思齐这才知道丈夫参加了志愿军,去了朝鲜战场。从此以后她天天盼着岸英的凯旋。1953年7月27日之后,朝鲜停战协定生效,不少志愿军战士陆续回国,而思齐迟迟不见岸英回来,也得不到任何相关消息,“后来我觉得不对劲了,一些从朝鲜战场归来的老首长、战斗英雄见了我以后都特别客气,又相当谨慎,经常是谈几句话就赶快躲开。我实在忍不住了,想打听情况,就到爸爸办公室里去问”。看到毛泽东正在批阅文件,思齐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就问:“爸爸,岸英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信?”

毛泽东默然无语,拿烟的手开始颤抖起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低声说道:“岸英已经牺牲了!”

毛泽东苍老而悲痛的声音传入耳中,思齐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都被击碎了,撕肝裂肺般号啕大哭。这时,毛泽东又说了一句:“我也是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的。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女儿!”

不知过了多久,刘思齐才从巨大的悲痛中醒过来,只见主席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两眼直视着前方,双手无力地搭在膝上。她吃力地站起身来,哽咽着走向毛泽东,无言地握住他那双大手,那双在她印象中一直是温暖而柔和的大手,此刻却是这样冰冷僵硬。

为了缓解思齐的悲伤,使她摆脱噩梦,振作起来,毛泽东决定让她去苏联留学,换换环境。1957年9月,刘思齐转学归来,可心里始终挂念着的,是葬在朝鲜的爱人毛岸英。

九年后她第一次去给岸英扫墓

1959年,刘思齐终于得以去朝鲜给岸英扫墓:“临行前,爸爸深情地说:‘去吧,孩子,代我问岸英好。说我很想念他,爱他,但我无法去看他。’爸爸叮嘱我们:‘去朝鲜扫墓,不要惊动朝方,给朝鲜政府添麻烦。不要登报。一切开支,包括往返路费,由我出,不要花公家的钱。’遵照爸爸的要求,我和邵华在安东驻军某部政委任荣同志的帮助下顺利地来到平壤,找到了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后来朝方从我们给岸英的花圈挽联上知道我们来过了。当时,志愿军虽已回国,因有一些善后工作需要处理,进出朝鲜还很方便。从朝鲜回来后,我向爸爸汇报了给岸英扫墓的情况。爸爸问得很仔细,我给爸爸画了陵园和岸英墓的方位图。爸爸沉思良久,突然对我说:‘思齐,你有机会时,去看看岸英牺牲的地方。’话语满含凄楚,我深深地感到父亲老年丧子之痛,我的心随之而颤抖。爸爸接着说:‘思齐,我难为你了。’”

刘思齐年岁渐长,毛泽东很替她操心,多次劝她再婚,也曾多方托人为她物色对象。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刘震将军向毛泽东推荐了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教员杨茂之,说杨茂之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为人忠厚正派,并把有关材料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材料很高兴,认为此人的出身、经历确实不错,政治上也很可靠,就同意了。于是,毛泽东便写信给思齐,催她结婚:

女儿:

你好!……你要听劝,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

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高不成低不就,是你们这一类女孩子的通病。是不是呢?信到,回信给我为盼!问好。

父亲

随后,毛泽东又写信给亲家母张文秋说,我托人给思齐介绍了一个朋友。我看此人不错,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如你认为满意,可介绍思齐见面,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感情。如两人感情成熟,委托你为他们举行婚礼。

经毛泽东牵线,刘思齐和杨茂之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便于1962年2月中旬结婚。

结婚之前,即1961年12月31日,思齐去中南海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他亲笔将自己的两首词《卜算子·咏梅》《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书写给思齐以作纪念。结婚那天,毛泽东又让叶子龙送去300元钱,作为陪嫁的礼金。

五十六年后她来到岸英的牺牲地

在刘思齐心中,一直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要去岸英牺牲地大榆洞看看。

2006年5月12日,刘思齐终于来到朝鲜的大榆洞。大榆洞位于朝鲜平安北道东昌郡,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56年前毛岸英牺牲的地方。虽然刘思齐去过四次朝鲜,但是前四次都是去往桧仓祭拜毛岸英烈士墓。思齐从岸英睡觉时床的方位和牺牲的方位都捧了一把土带回了国,“我觉得,我带回的是他的英灵”。这天,她终于完成了这个心愿。

“岸英活着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他太坎坷了!”刘思齐回忆道:“我们结婚后,岸英曾带我去西四胜利影院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当时,他触景生情,非常激动。电影结束了,影院里的人都走空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他告诉我,从小就看着父亲如何为革命奔波,小时候的印象里,总是搬家,总是分离。他亲眼看到母亲如何被叛徒出卖,被严刑拷打,被枪杀。母亲被枪杀那一年,他才八岁,在妈妈被押赴刑场时,抱着妈妈的腿不放,他知道,妈妈这一走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经历与三毛非常相似,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默不作声,他应该又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不堪回首的六年流浪生活。”

刘思齐总说毛岸英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可有一年她跟随当年与毛岸英一同在莫尼诺国际儿童院长大的人重回儿童院时才发现,这“洋面包”不过就是分

量少得可怜的黑面包,加上肉末饼、土豆和洋白菜。这些都使得她更加同情他们兄弟俩。

岸英是个内心情感非常丰富的人,与思齐交谈提到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岸龙时,他总是非常难过。对弟弟岸青更是疼爱有加。“岸青总是跟在我们后面,去中南海看望爸爸回来后,他不愿回自己的‘家’独自过周末,我们便会带着他一起回我们的家。岸青爱好下棋,岸英就陪着他下到半夜,早上四点岸青过来敲门嚷着要下棋时,岸英又不厌其烦地陪他一起下。”

岸英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学习两个小时。在北京的那一年间,平时思齐住校,岸英住厂,周六思齐回到家中也已是晚上八点多。有时他与妻子寒暄几句便向她致歉:“对不起,我今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说着便去书桌前学习了,思齐在他的带动下也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岸英在生活上非常简朴,他穿的出席外事场合的两件大衣,都是父亲毛泽东的。思齐婚后多了一件事,就是给岸英补袜子。为了补好袜子,思齐还专门从街上买来了“补袜撑子”。因为这个,岸英笑称思齐是“补袜娘娘”。

刘思齐的眼中噙满泪水:“他的内心那么大,但他的生命太仓促了。直到1959年我到朝鲜为岸英扫墓,摸着那冰冷的墓碑时,我才猛然意识到,岸英是真的走了。即便这样,岸英也没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会想,岸英会怎么想,怎么做。我自己也想过,为什么他一直离不开我的记忆?大概就是他的经历使我刻骨铭心,还有我们结婚时间不长,短暂到还没有出现磨合期就突然结束了,所有留给我的印象都是美好的、幸福的,相互非常挂念的。所以,每当回忆起他的时候,都是幸福和甜蜜同时向我涌来。”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的刘思齐

